



现在,音响根本就没打开,隔音玻璃效果显著,沉默,沉默,仿佛仇恨一般的安静责任都在他一个人。他还没到理解“舅舅”这个称谓的年龄,他想当然地以为,老板和这个怀抱孩子的女人有理不清的爱恨情仇;他甚至也认为,他有责任为他们打破僵局。所以,尽管叔叔割掉阑尾之前一再告诫他,老板不说话你就别吭声,这是成功司机的经验之一,他还是开口了。感谢一辆横冲直撞的军车从应急车道飞速驶过,他有了话头,问杨杰:

“杨哥,您开军车时经常在应急车道上跑吗?很爽吧?”

“很少,”杨杰揪着下巴上的胡茬说,“不爽。觉得车屁股上堆满了仇恨的眼珠子。”想了想又说,“你叔叔的阑尾炎看来没那么严重啊,我当司机的事都不忘告诉你。”

杨杰的语气贾凡一时辨不清轻重,想自己可能犯忌了,多嘴就

鲨鱼是一个饰有华丽花纹的杀手,身上呈现斑纹豹的色泽,是温文尔雅的嗜血者。这家伙不留一粒杂屑,贪吃,没有怜悯,身躯像稳健的战舰一般,风度无与伦比。因为它遇到的猎物实在太小,它只能像吞食一群小鱼那样喝进肚里。

小棉玉至凌晨三点还在牺牲的恐怖中,把自己想成一条红色的小鱼。她没有除去衣服,因为对方也没有。她认为一生中最凶险的就是这一夜,或后来的某一夜。她不知面向这位男子、这位人间罕有的至美宝物,一旦褪掉最后一丝布绌,结果会是怎样。她想到了一个词:“必死无疑”。愧疚而死,羞涩而死。谁来为自己的僵硬和痴呆大口呼吸?谁来掐捏人中使自己重新转活?死亡不可避免,嫁衣即为寿衣。她不敢看他闭目的样子,那夹出的一溜齐整的黑色小麦苗儿,那个挺挺的刚毅的鼻梁。她觉得自己随时都会跌向深渊。

这样的夜晚不敢让炉火熄灭。堆积的木材要按时填入炉膛。小棉玉做这些时蹑手蹑脚。后来,大约是黎明前,炕上的男子醒悟般“唔”了一声,起身去取劈柴。天亮了,风声稍小,雪已停息。从窗上看一切皆白,无一杂色。上苍赠予的纯洁棉被过于厚实了。在冬房子不远的地方有深卧于地的小窝,那里有持械的贴身卫士,他们忠耿而强壮,一大早就穿过地道,为一对新人操持吃物。夜宵已随新人进入洞房,那是贴了红字的食盒,共有三层:一层是甜糕水饼、莲子蜜饯;二层是两个滋补汤盅和糖醋小鱼;三层是冷热小碟和米酒。新婚之人不宜烈酒,菜品也须精致。为防凌晨时分饥困难忍,食盒旁还有一个裹了锦层的大圆囊,里面是一对葫芦般大的白面开花馍、四只拳头大的鹅蛋。传说洞房中的人一旦焕发食

他妈的会惹事,于是囫圇着舌头说:“对不起。”

“没事。”杨杰的声调反倒明朗了,“空调调高点,孩子睡了。”他转身看福小娘儿俩,福小已经给天送搭了件外套。小孩觉沉,说话声是吵不醒他的。“我就那点破事,公司的人都知道,也不必瞞你,省得你不知道憋得慌。”杨杰让自己兴奋起来,他想说说当兵时开车的事。其实也不是要“想当年”,而是他终于找到了打破沉默的由头;军车对他的意义甚至比对贾凡还大。沉默是种瘟疫,过了该打破的点儿,就更难处理了,说也不是,不说也不是,能把你别扭死。从北京到淮海那可是标准的长途,开不了一个好头,十几个小时真不知道该怎么过。所以,他其实暗暗感激贾凡的多嘴,这小子运气好,弄拙也会成巧。“刚进部队你猜我干吗?别猜了,你不会想到的。养猪。”

“真的养猪?”贾凡也有绝处逢生的庆幸,声音一不留神就夸张了。

“养猪。两百四十三头,分十二个圈,每个圈二十头,加起来有操场那么大。”

“还有三头呢?”

“死了。两头猪打架,你咬我,我咬你,就那么巧,都啃到对方血管上了。等我发现,现输血也救不回来了。还有一头脾气暴,嫌地盘小,一头撞墙上把自己撞死了。”

“猪养死了,领导不找您麻烦?”

“连长谢我还来不及。全连我养得最好,一头头膘肥体壮,才损失三头,战友们哪个不养死个五七八头十来头的。因为猪养得好,还得了个三等功。”

贾凡对养猪和三等功没有任

何概念,也没什么兴趣,心思都在车上。“那怎么突然改开车了?”

“伺候猪没出问题,伺候人出问题了。”杨杰的手机响了,短信提示。一品陶瓷总汇的钟老板约周末打高尔夫,杨杰给回了。钟老板喜欢约杨杰,因为杨杰打得不好,他就很有成就感,好像每次赢了都预示着生意上也能步步高。这项上流社会的标志性高雅运动之一,杨杰把它归为形式大于内容的作秀型运动。往回数几年,他还有热情,为的是往成功人士的圈子里挤,现在想通了,成功与否是自己的事,不必做给别人看。钟老板的约,能不去就不去了。

贾凡继续说。秦福小抱着孩子坐在后座上不动声色,你都不知道她在没在听。

“立功后,副营长来视察,临走前站在闹哄哄的猪圈里拍照留念。照片洗出来,正好连队要做一期简报,连长觉得照片拍得不错,照片上副营长咧开嘴笑,围在他身边的猪圆溜溜的也都喜庆,就嘱我写段文字附在图片后面,趁机展示一下我们养猪的成绩。”杨杰让贾凡把所有车窗打开,对流一下新鲜空气,关上后继续说,“我花了两天时间写了五百三十三个字。简报的编辑,江西新余来的小刘规定,不能超过五百五十个字。在拟定副营长的照片下面的那行说明时犯了难,写‘副营长和猪在一起’不合适,写‘副营长在猪圈里’也不合适,反复斟酌,最后写的是‘某副营长(前排左四)视察我连养猪事业’。说‘前排左四’是按照脑袋数的,也为了突一下首长。马屁拍马腿上了,副营长看到简报很不高兴。除了他,照片上就是一群猪,还‘前排左

四’,分明是把他和猪混为一谈。他给我们连长打电话,说,嗯,那个叫什么杨杰的,”杨杰敞着嗓子学副营长的河南平顶山方言,“我看他根本就不是养猪的料!连长就撤了我的猪馆儿。”

贾凡咧开嘴笑,这事的确挺好玩,好玩得像个段子。但它不是段子,是亲身经历,杨杰说,他的生活里充满了这样的小滑稽和小荒唐。福小也笑了,甚至表示了好奇,自车子开动以后说了第一句话:“没继续给你穿小鞋?”

杨杰一下子轻松很多,他费了很大力气才这么惟妙惟肖地讲一件事。他根本不具备讲故事的才能,平顶山的方言他知道学得四不像,但他在尽力。一个人是无法真正打破沉默的,它需要双边努力。秦福小在响应。

“连长人挺好,觉得副营长小气,‘左四’怎么了?又没有特别注明‘左四不是猪’。他说当不成猪馆儿也是好事,当几年兵光学养猪,意思不大,干点别的吧。连里缺一个勤务兵,也缺一个跑长途拉饲料、运猪粪的卡车司机,你想干哪个?连长提醒我,勤务兵可是有提干的机会的。”

贾凡问:“杨哥,您怎么回答的?”

“当然是卡车司机。我说,养不了猪,闻闻猪粪心里也踏实。连长骂我,没出息,多少人盯着这个勤务兵的位置,两眼都盯出血了。那我也想当司机。开车多好啊,可以满世界跑。车轮子就是你的翅膀。”

“我也会选司机,”福小说了第二句话,“满世界跑。”这些年她是这样做的,不是司机,但满世界跑。

(未完待续)



○ 张 炜 (连载 114)

欲,会于凌晨两点至三点吞下比常人多出几倍的食物。

贴身护卫拧动外间的木门旋钮,小心地将食盒放入。主人可将空盒放在这里,待人把它取走。外间有一拱形小门,那是通往茅厕的。如厕是稍稍难熬的一个时刻,那里气温甚低,好在有一把铜手炉,可在大小解时揣入怀中。因为无端的缘由,两位新人一度频频如厕,手炉炭火早已燃尽,不得不忍住阵阵酷寒。

除了如厕还有餐饮的问题。这时需将炕上花被挪到一角,在紫红与象牙白高粱蔑编成的席子上摆下一张矮脚桌。小棉玉在头三天甚至不能端坐桌前,舒莞屏只好礼让一下,独自饮粥,吃一点糕饼,食欲殊小。小棉玉只取一片小饼,侧身咀嚼。一餐完毕需重铺花被,这时小棉玉才大展身手:伏身细细舒理被子,不留一丝皱褶,弄得极为平整,然后重新退到一角。

新房悄无声息,这里的时光像坚挺的银票一样耐用。可是舒莞屏被裹起的衣装绷得难受至极,只得脱下几层,却依然保留了内衣和背心,又从柳条箱包中取出睡衣。小棉玉尝试换上一件薄衫,高领遮住颈部,掩去突出的喉结。她把稍硬的头发散开,脸庞变得稍长,鼓鼓的鼻中沟蠕动起来,让舒莞屏想起一个神话人物:孙悟空。他在心情松弛时真想叫一声“大圣”,却不敢这样放肆。

第一个礼拜日,舒莞屏不再忍受煎熬,终于开口言道:“尊敬的提调大人,因种种缘由我们必得日日相处,有话也当说在明处,一切计划周全才好。”小棉玉的脸颊偎在高高的衣领中。舒莞屏瞥一眼说:“您的拘谨和谦逊已成大碍。不客气地说,这将贻误大事。”小棉玉声如蚊虫:“公子且容我再缓适一些日子。”

因为炕太窄小,他们夜里必得相挨。为求万全之策,舒莞屏不得不将一块稍薄的劈柴放在两人中间。可是睡到半夜他才发现,她的双手在沉睡中紧紧抱住劈柴,胳膊肘仍会触碰自己。这天半夜,他再也不能容忍,坐起,将烛光移近,呼唤:“对不起,我们该好好谈一谈了。诸多事情,我们须当面说清。”小棉玉睡眼惺忪,后来大睁双眼看他,迎住了他的眼睛。不过只一小会儿,她又将脸庞埋于被子中了。舒莞屏看着烛光,一声声说得缓慢:“提调大人,您当然知道,我们,我自己,因为某种不可抗力,才走进了这间洞房。这对我是至大煎熬,每时每刻!尽管府上大人有不杀之恩,将我赏赐于你,可这断然无法屈就,否则只有一死!”

小棉玉抬头掩面,泪水涌出,又伏上被子。她尖瘦的双肩抖动不已,伴着声声抽泣。后来她抽动停息,头颅抵进被子下面,恰如一只鸵鸟。这样许久,整个躯体都拱在了被子中。舒莞屏无论怎样呼

叫,不再有一丝应声。他仰靠墙壁,发出凄长的叹息。火炉渐歇,寒意围拢。他给炉膛加了劈柴,黎明前睡了一会儿。睡梦中有什麼在一旁窸窣,是大如豚鼠的动物,长长的胡须弄痒了他。因为极度倦怠,他没有驱赶。醒来后低头看了看,心口一阵慌跳:浅色的睡衣袖子上有胭脂的颜色。

早餐草率。舒莞屏只取自己的一份,双手捧着滚烫的杯子。小棉玉侧身啜饮。他放下杯子:“我们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,日子还长。让咱们开诚布公地谈谈吧,提调大人!让我们像往日、像过去那样畅谈无碍吧!”小棉转身看他,回答颇为机智:“我这会儿不是‘提调’,也没有当值。”“我永远是您 的僚属,这是不会改变的。”小棉玉不无执拗:“你是我的夫君。”舒莞屏叹道:“大人,这万万不能。”“我知道。我们只需同眠即可。你在身边,这就是至福了,公子!”她的眼睛闪电一般在他脸上划过:“我要求公子的,也许比你预想过的减去十倍还要少。我啊,连一只毛虫、一片树叶都不如!公子是天上的人,云彩里的人,你路过时掀起一阵风儿,吹到我的脸和头发,我就知足了!你以为我还奢求什么!你以为我会怎样!你只知道自己怨苦,不知我听到府上大人的婚嫁令,吓成何等模样!我只想死去,死在这个冬房子里!”

(未完待续)



○ 陈 彦

(连载 68)

“阳山冠,是象征天枢星,枢有门轴、枢纽、中枢神经的意思,还是请丁老师给造一个更美更好的形象吧!”

丁大师倒是不犟,拿起对讲机就喊:“顺子,把背景上靠东和靠西的四十台电脑灯,统统朝外移动五米,我要重做程序。”由于“安协调”把天文知识讲得头头是道,丁大师倒是有些尊重的意思,就说:“你把八十八个星座的动物图案选上几个典型的,我晚上连夜做程序。”

“谢谢丁老师!”

安北斗高兴地正在给一片纸上画星座图案、标动物名称呢,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,回头一看,是南归雁。只见南书记一脸的严肃神情,好像是又遇见什么大事了,他就赶紧跟着出去了。

35 外星人

事情的确是闹大了。明晚的“点亮工程”省长要来看。当然,是副的。一个副省长突然要到北斗镇来,也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体。这么多年,镇上来的最大官,就是行署副专员。自撤地建市后,还没来过。这次是副省长陪同国家铁道部一个领导,来考察铁路建设规划,刚好经过北斗镇,县委王书记便邀请一起看看“点亮工程”,也是为了坚定人家规划的决心。这事对于北斗镇来说,就像一跤子跌进地窖里,无意间拾了一疙瘩金子,却又烫手得要命。接待问题先不说,王书记首先提醒:“你们北斗镇人爱告状,尤其是那个温如风,可不敢领导一到,先扑通一跪,把好事就搞砸了。”南归雁满口保证说:“一定做好保障,请书记放心!”

放下电话,他第一个就找到安北斗。照说,这事现在还是高级机密,镇上其他领导都不知道。他得先稳住温如风再说。现在怪事多得很,越不想让谁知道的事,人家知道得越早。BP机一过时,手机在乡间也迅速就不是啥稀罕物了。开会时,只要有人出去上一趟厕所,啥消息都走漏了。最近为一些工程包揽和分工的事,班子内部也不是很和谐,难保谁还恨不得让温如风跳出来给他弄个难看脸呢。

他刚说完,安北斗就说:“我不是已经跟你说好,再不看温如风了吗?”

“可情况特殊不是?”南归雁表示出了十分恳切的态度。

安北斗是真不想再沾这事了。再沾,别说岳父、丈母娘、老婆、女儿瞧不起自己,恐怕连整个北斗镇人都要下眼观了。尽管“点亮工程”他不喜欢,可分给自己的那一项工作,还是干得比看温如风有意思。他也很是坚决地说:“你还是找别人吧。我协调晚会……走不开。”

“晚会我找人协调,你必须去稳住温如风。这个比晚会重要。”南归雁的态度更强硬,并且向他保证说,“就这一次,明晚一结束,立马变回来。”

领导永远都有办法让你干特别不想干的事,你还抹不开面子张不开嘴去拒绝。尽管是同学,但人家毕竟是上级。他叹息了一声,也没再表示不同意。

南归雁拍了拍他的肩头说:“你恐怕得立马动身回村去。到位后尽快给我来电话。从现在开始,你的岗位就是全镇最重要的岗位,随时保持联系畅通。这件事须保密。你到位后,我再召开会议。你离开也得自然些,保持内紧外松。”

就在这时,有人跑过来喊南书记,说总导演那边发火了,嫌“安协调”跑得没影了,晚会弄不下去。他看看南归雁的表情,南归雁毅然决然地:“你去吧,我协调。”说完,他还真朝晚会现场那边走去。

安北斗骑上摩托,刚发动,手机就响了,是南归雁的声音:“北斗,你还得到晚会现场来一趟。立马!”他就又朝晚会现场一路小跑过去。

到了现场才知道,总导演不是一般发火,而是戴上帽子、披上风衣要拜拜了。这些人才不管你小镇上一个书记不书记的,他就觉得用“安协调”顺手,使一个眼色,都知道朝哪儿用力。上千人的场面,地方上没有一个能协调、会沟通的人,总导演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开始他们以为把农民组织起来,打打连枷、插插秧,再锄草、犁地、放牛羊,又不跳芭蕾舞、霹雳舞啥的,大概很容易,取名就叫“自然生态舞蹈”,没想到会这么难忙。总导演说了一句很精彩的话:我都不知道李自成当初是咋整的!眼看场子都要砸了,南归雁不得不把安北斗又叫回来,悄声对他说:“请来的这些爷难伺候得很。咱的人也不好协调,灯一亮、音乐一响,全乱套了,满场乱跑乱叫唤。你先对付着把彩排搞完,注意带上两个人,逐渐把你替换下来。彩排一结束,立即回村。我先去搞接待方案。”

安北斗就又协调起晚会现场来。大概是他跟乡民熟悉,说话也亲热、生动、尊敬些,容易把导演意图简单明了地传达给大家,所以晚会很快又有了秩序感。

(未完待续)